寻春录

□刘国欣

突起的兴致，朋友叫了辆车，约了我和另一个友人，说龙抬头的日子，要出发去寻春。路线也是随机的，先说是丹江水库；又觉得留坝不错。最后决定，一路往南，哪里看到春花哪里随意停。于是，我们就这样来到了旬阳，访了县文庙，观了太极城，又去了蜀河古镇。那时候天色已晚，临时起意，住一晚。因此，夜宿白河县。翌日晨，登了翠屏山，翻了桥儿沟。白河县地处陕西省的东南部，大巴山东段，北临汉江，江对岸是湖北郧西县。返程的时候，我们想着汉江两岸的风景都该一看。于是，就从白河县过江，经湖北十堰、郧西，返回陕西山阳，然后再一路上高速，过蓝田县，回到西安的住地。

雨水惊蛰间，关中仍是冬末之感，只有蜡梅开着，玉兰花尚在苞中，更别说油菜花了。车子从西安出发，经过终南山隧道，一过柞水县，山上的绿意就浓了起来；及至到了镇安，就有一些山桃花在车道两面的山上开着了。等到了旬阳，山谷也不像之前那样狭窄，沙洲和浅滩多起来，山也不是那么陡了，河上有了挖沙船，农田也多了起来。旬阳有条旬河，还有座旬河廊桥，河边的油菜花倒影在水里，山间农家的白房子也倒影在水里，有几个渔人在河边钓鱼，也倒影在水里。远远望去，令人羡慕这样的山里风景，也羡慕渔人闲散的心情。翌日在白河街头，见一人手提着一条大鱼往一家标着是饭店字样的房子跑，想着应该是汉江鱼，心里又起羡慕心。我认识一巴山深处的人，也平时会拿了鱼竿去垂钓，现下日子，也已经是享受着这样的春天了吧。秦岭和大巴山，山南山北，居然气候如此大不同。

夜宿白河县时，半夜里醒来，听着淅淅沥沥下着的雨，想这也算是巴山夜雨，就突然像被袭击了一样，想起了很多事。似乎好几年没有听过这样的雨声了。巴山夜雨向来令人惆怅，让人内心起甜蜜的忧郁，浓得化不开。大巴山，就像一条长蛇。秦岭雨是雄浑的，并不像巴山雨令人觉得辗转反侧。巴山雨像是一种甜腻的低诉，哄着远途而来的旅人。

早晨醒来时，雨继续下。水珠凉爽，空气新鲜，人的心依然在一场雨里。记得第一次淋巴山雨，已快二十年了。从那之后，在蜀地辗转几年，终年泡着蜀雨，也曾像多愁的年轻人，写过一些雨的文章。算来，有十年已未曾入川，巴山夜雨，对我也只是文化意象上的一种引诱，并不曾觉得有什么特别。然而，因着时间，或因着空间，在白河县的一家宾馆里听到的雨声，以及翌日整个白天也没间断过的淅淅沥沥的小雨，让我就像收到了一份隔了岁月的过期书信，总觉得像遗忘了的什么东西被唤起，若有所失却又不知失了什么。

记得二十出头的时光，有一次也是这样的远行，现在已经完全忘记了是到四川的什么地方，只记得也是个山里的县城，或者是古镇那样的地方吧。记得夜里住的是人家家住房子隔开的那种民宿，入住率很低，人很少。我记得有围墙有菜园有小狗。也是下雨，半夜里醒来，也像是在白河县夜里醒来时，睁着眼很久，心里不知想什么。完全忘记什么季节了，只记得有雨，缠绵寒意未曾侵袭我的被窝，但是翌日早晨出门时候，室外草木雨后的香，冷冷的，令我仍记得。现在想来，应该是秋日，因为记忆里似乎有虫唱，应该是蝉声。还记得是木头做的平房，弯弯绕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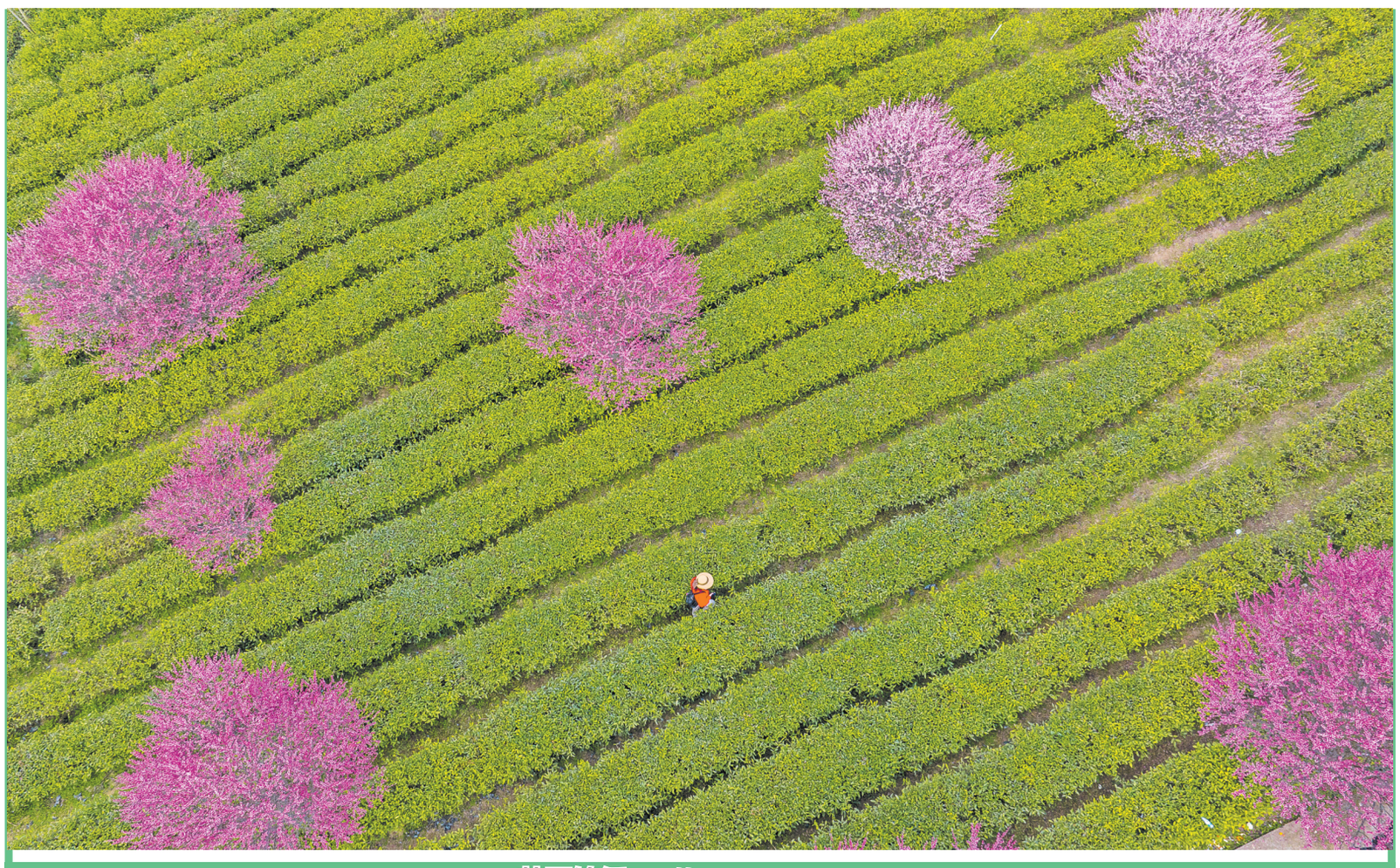
很多年了，完全忘记是哪里的房子，也忘记了和谁。似乎是一个人，但没有恐惧和害怕的记忆。我一个人出门，夜里总是警觉的。那次留在记忆里的，只是清冷的草木香以及翌日早晨自己走在山间弯弯绕绕的菜地里时候的一瞬。现在想来，仿佛记忆做过切割术，也像是过奈何桥孟婆汤喝得不够足，留下的一些余絮。其实还不到二十年。但是，我仍然记得当时自己年轻的样子，听着夜雨也是如此的惆怅，但是又似乎对生活充满向往。天明时我走在山间，现在还记得那轻盈感，一夜有雨的酣睡，令我很振奋……

那时候我还没经历后来生活的重击。其实说来也不算重击，甚至比不上小时候失去至亲的感受。但是，一些事后来发生了就是发生了，人生的裂纹刻下了，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是日久天长，感觉到了那种裂变产生的后果。

现在的我，比以前更热爱生活。年轻时候的我，伤感迷惘又绝望，大约也是因为年轻就是资本，不觉得有什么。现在的我比二十出头时候能很好地应对这个世界了，也掌握了一些生活技能，一个人完全可以绰绰有余地照顾好自己延展好日常人生，比如这样随机地招朋引伴地游玩，工作之余大把时间可以出门旅行。但不知道为什么，白河雨夜，令我甜蜜又悲伤。

出游是为风景，春花春水引着，一路登高望远，走街串巷，访文庙，访古镇，访荒山，访荒村……原来也是幸福一种。不知为何，夜里记这几日，只白河一夜巴山雨，令我像还在回味中。这次寻春，像只为遇见这山间的一场春雨，从客舍青青柳色新，到阶前点滴到天明。古诗古词，当时读来不觉如何，但经历人生各种霜雪，突然想起，才让人感觉此前相遇是提前埋伏，只为备后来想起，各种五味杂陈。

五味杂陈，原来也这般缠绵，如一场淋漓的哭泣，令我来思。



茶园锦绣 王梦 摄于开江县讲治镇

走，买花去

□刘成

新家收拾得差不多后，我看着光秃秃的阳台，对妻子红说：我们还是去买几盆花放上面嘛。红意味深长地笑问，怎么？还想买啊。

她一定想起了之前在原来的住所，屋前那个我家单用的小花园。有一年酷暑过后，小花园的花草植物，除了三角梅和藤月“红龙”一息尚存外，其余的几乎全军覆没。我想着春天时的欣欣向荣，看着眼前剩下的枯黄破败，就狠狠地发誓，等这些都死光了，我这辈子就再也不栽花了。

可转眼就是凉秋，劫后余生的“红龙”也算有眼力见，原本光秃秃的枝条又重新萌生出新叶，分外妖娆地缠绕在小院矮墙的铁围栏杆上。又过些时日，一片碧色里偷偷开出几朵绯红的像小包子一样的花朵。那些花朵躲在层层叠叠的叶片间调皮，不想让我发现，可又生怕我始终没注意到。花越开越繁多，每条新发的枝丫上都缀满了大大小小的花苞。渐渐地，跳跃的红色蔓过原本肆意的绿，成了小花园一角的主色调。在旁边热情似火的三角梅热烈地呼应下，略显寂寥许久的小院重又焕发生机。生活就是这样，它让你失望之余，总会留有一丝余地。于是，来年春天，我又把杂草丛生的花园地面重新整理出来，在上面栽上了月季、茉莉、海棠……窗台的外墙角撒下了牵牛花种子。我又像刚搬来这里时那样，乐此不疲地种下各种各样的鲜花苗，然后关注着牙签一样的小苗，在我日复一日的侍弄下，肉眼可见地蹿高。我总想象着，不久这里就会开满五颜六色的鲜花。

可再精心呵护的花苗，一旦遇上极端天气也会生各种病虫害。人称“药罐子”的“红龙”刚娇羞地爬藤上墙就遭遇了它平生第一拨“白粉”病侵袭。如果是我初学养花的头几年，遇到这种情况我根本就束手无策，只得眼睁睁地看花慢慢枯萎。太多买来时鲜活的花苗最终死于我手，惋惜之余自封：摧花狂魔。可今时不同往日，我急忙手机百度后，赶快找来酒精喷洒在“红龙”的每根枝条上，然后用棉签把枝条表面的白粉仔仔细细地擦拭干净，就像给花彻彻底底地洗了个澡。过三天又重复一遍，如此几番坚持下来，我的妙手居然让“红龙”再度回春。那年暮春时节，所有的花次第绽放，直至深秋，都还能欣赏到红的月季，白的茉莉，粉的海棠……已经蔓延到窗台防护栏上的浅紫牵牛花，好像窗户外错落有致地挂满小喇叭，那些古怪精灵的小喇叭有一个古典诗意的名字：夕颜。望着这些平凡的小家伙，心想，谁说它们就不配有美好的名字？还有园子光照最充足的位置，我栽了一大盆太阳花，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小花，就像打不死的小强，野性般生长。这种幼时家里就栽过的花，总让我想起昔年的光景。

养花多年，我至今没修炼成养花高手，却也不再是初始阶段，那个因为过分勤于浇水结果花苗烂根的小白。即使如此，我依然不敢招惹“兰花”，虽然它的幽香深得我心。生活不易，我与生俱来的想法是，对所有娇贵难养之物敬而远之。就像年轻时一样，狠心地告别那位对我一往情深的娇美姑娘一样。

搬离了那所有小花园的一楼房子时，新家没有那些花草的容身之处，我只好把它们留给新房主，走时只带走了一盆米兰。

“我们找个时间去花市转转，买几盆就够了。”我说。

红笑笑点头。相伴二十余年，她深知我的个性。这么些年，我不止一次说过不再栽花，可过后总又厚着脸皮，一盆接一盆地，把新买来的花植费力地往家里搬。早年住高楼时，红担心阳台上的防护网用来摆放所有花盆不够承重，就专门请工人来把防护网重新加固。她总说，够了，不能再买了，再买就放不下了。可每次我搬回新的花苗，她又连忙腾出手来帮我换盆。还陪我去野外挖回适合睡莲生长的塘泥。月季盛花期，红不时会剪下几朵含苞待放的花，插到客厅斗柜上面的花瓶里，这样屋子里便有了一股子隐约的花香，被香气熏染的岁月，似乎跟着也变得沉静而和缓。那香气来无影去无踪，却能让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它的存在。

小城的花市开在城东。眼下原本是百花凋残的季节，可现代高超的园艺培育技术，让不宽的花市一片花色锦绣，恍若春天。

载酒买花年少事，浑不似，旧心情。我和红在一个老花匠的摊位上，先选定一棵栀子花，又挑了一棵老品种的月季。这种“本土”月季，不同于市面上正热销的“欧月”，它的花朵没有欧月艳丽硕大，但胜在香气浓郁袭人。母亲在时爱用这种月季花的花瓣来作汤圆馅料，那种沁人心脾的香味让我经年不忘。正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当我在老花匠摊位后面的花圃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发现那株好似被人遗弃的月季花苗时，惊喜不已。直到我爽快付钱，花农还在一个劲儿地强调，它现在不开花哟，开花的时间也不长……实诚的花农难道怕我找他退货？

我说，没事，回家养着养着，就会开花了。

一抹绿的惦记

□刘光斌

一直渴盼笔下能写出一棵草的平实、一枝花的娇艳这样的细微题材，一个不经意的电话，点燃了我的热望。

正吃午饭，好友张艳从蓉城来电，兴奋地告诉妻子我家那盆君子兰又开花了，那满溢的喜悦，仿佛感觉她家里添了一个大胖小子。而于我，顿时那个遥远的绿色小点宛如在我眼前隐约，一闪一闪地绽放出甜美笑容；也似乎隔屏闻到了淡淡幽香，升腾飘荡在香气四溢的餐桌上，芬芳在全家人的心里。

正是数九寒天季，咏梅者见多。而君子兰绿叶红花时，它的品格、傲骨却被华丽高贵、风姿绰约的外表掩盖了，以至许多世人不知道它同样傲霜凌雪，同样是从冰雪世界里款款走来的谦谦君子。

我家那谦谦君子，入驻家中23年了。原本只是用它的姿色装潢门面，可日久生情，那抹绿影最终成为相濡以沫的朋友。那是吃了几天园林饭的妻子花60元钱从蓉城买回来的，说是叫“牛耳朵”，只有4枚叶片，其中一枚刚探出嫩黄色小尖，倒有点像猫的耳朵。它在花钱更多、体量更加难比的两株蜡梅和黄荆面前，只是一棵小草般的存在，连“电灯泡”的陪衬作用都发挥不了。

但是，植物界中的生态习性改变了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生长态势。那蜡梅和黄荆野性惯了，并不喜欢密室的空间，只两年枝叶便开始萎黄，我们只好放归自然寄养到苗圃里，让它重吸天地之气。而经人驯化过的君子兰，加上万般宠爱集于一身，越来越讨人喜欢地疯长着，当肥厚、硕大、齐整、泛着光亮的叶片长到六七对时，如同贵族装扮的美男子张扬出独特的绿色个性。

身居斗室的人，除了总有纵横千里的遐想外，就是喜欢与有生命力的东西对话交流，让气场环境有流动之美，使生命产生律动共振。我早已把这抹绿色当成忘年之交的朋友或家庭成员了，一有空就喜欢伫立在窗前，欣赏那透过纱窗的斑驳阳光给它洒上一层金光，用期盼的心情欣赏新长的叶片由淡黄转嫩绿再到墨绿的过程。

君子兰第一次开花那年，我在南京学习，大约结束前半个月，妻子打电话卖关子说，家有惊喜赶快回来。妻平日里说“惊喜”二字太多，麻木得我把惊喜当平常，以至连惊喜出现的可能因素都懒得去摸排预估。

回到家中，脚还没踏进客厅，就发现窗前那盆久违的君子兰正在静默开放，恍若一片红云从窗棂外徐徐飘来，给家里平添了几分浪漫；也像严冬里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球，温暖了冬不供热的居室。

我无法抵挡眼前这绝美天姿的诱惑，于是走近端详起来：两边各自整齐地排列了9片深绿色的叶片，带着晶莹光亮的叶片比“牛耳朵”长得多，叠加重合向上伸展开来，像一把绿色的扇子，招摇着新的希望。谁能想到最上面的两片嫩叶间竟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不由分说地伸出一枝菱形的“手臂”，托举起形如球体的橘黄花瓣自由奔放，风情万种地争相展示出迷人的娇艳。我弯下身子亲吻花瓣，花香回味悠长，顿时感觉十里梅花不如你！

室雅何须大，有兰品自高。首度开花后，这盆“牛耳朵”在我家更加牛气冲天了。但它不是年年开花，大体两年一次。期待也是美的，那是心头的甜！

我在独自欣赏君子兰时，心中有时莫名其妙地涌动着丝丝遗憾，朱自清老先生为何不写君子兰的富贵之美，而去写平常无奇的《荷塘月色》？

遗憾因遐想而生，遐想终归要回到现实。后来，我们“牵”着“牛耳朵”从达州搬家到了蓉城，重新返回到它的出生地。锦城虽云乐，却只能独善其身。乔迁不久，我们夫妇又僦居在南边被海水包围的城市里，只好忍痛留爱，让这个活力四射的老朋友独守空房，请邻居张艳代为看管。

更多的时间只能交给遥不可及的牵念了。想它时，多数场景是普鲁斯特效应式的应季、应景式的联想与记忆，比如遇到极热极冷天气，想它如何能招架得住，会不会渴死冻坏？比如走在鹭岛街上看到别人家阳台上一簇红云般的三角梅，想它今年可否会如期带来惊喜？比如爬山看到酣畅生长的植物时，想它是怎样在斗室里抗寂寞斗困厄的？

偶尔也给张艳打电话询问，她总是说“人家（君子兰）长得好好的，你瞎操啥子心哪！”想想也是，人间放不下的最是凡人心。那东西本来就生活在幽僻的大山之中，心界空灵，不喜欢物界沉寂喧嚣。“兰草堪同隐者心，自荣自萎白云深”，怕风雨寒暑、孤独寂寞？不是浪得谦谦君子之名吗？

正因为它的刚强，才赋予生命的绝唱！正因为腐土长出的脱俗风姿，才使我的惦念甜蜜悠长！

无穷生意

□朱无穷

刷手机时突然看到“无穷”二字：底红字黑，壮硕饱满，古意盎然。谁的书法？我想，无论谁看到自己的名字被正儿八经地写下来，都难免有些好奇，何况我又喜好书法，而这又是上佳的书法呢？

点开一看，竟然是清代大书家铁保写的一副对联：无穷生意窗外草，未了工夫架上书。

哦！想是某天，铁保大人读书辛苦，临窗远眺，但见绿草如茵，绵延无际，不觉心旷神怡；而回首书斋，但见满墙满架，卷帙浩繁，不禁产生了穷其一生工夫也不能尽读的感慨。即捉管濡毫，写成此联。

我的窗外没有草。我住28楼，凭窗远望，可见高楼，可见远山，可见车水马龙，可见人流如织。但是，我看不到草，虽然我可以想象，在街道两旁或中间的花坛里，在人行道的地砖缝里都有草，有的在肆意地生长，有的在鞋底下闪躲；更别说那莽莽苍苍的远山，山上自然有树，树下自然有草。但，这能算窗外吗？确确实实是在我的窗户之外，但肯定又不同于铁保对联中的窗外。

可是，我的窗内有树，一棵橡皮树。年前，妻买回来的一棵树，两尺来高，有干无枝，叶片对生，大如手掌。看一看，摸一摸，仿佛打了蜡一般，很光滑，无论是干，还是叶。

“真的还是假的？塑胶吗？”

“当然是真的，它就叫橡皮树，可以养在家里慢慢长……”

妻给橡皮树换了盆，是一个蓝底白纹的盆，蓝色很深，白色很干净，很雅致的感觉。妻给橡皮树培了土，有花店带回来的营养土，黑而细碎；有在楼下花坛挖的土，黄而硬，妻将它碾碎，碾碎。培完土，妻就在上边撒上十数颗小石子，白色的，晶莹剔透，再卧上一颗鸡蛋大的卵石，鹅黄色，那是她带着小儿在河滩上捡来的。选了一个阳光直射不到的地方，妻将橡皮树安顿下来了。

橡皮树呢？我放下手机，将客厅扫视了一圈。哦，妻又将它挪了一个位置，到了书架的旁边。我走过去，蹲下来，端详着它，二尺来高，干叶光滑，有如打蜡，跟才买回来时似乎没有一点区别，树下呢，还是那十数颗白色的小石子和一枚鹅黄色的卵石。咦！好像有一丝绿色，我凝神看去，还真是，是两茎绿，一寸来长，细细的。“像牛毛，像花针”，我马上想起了朱自清对春雨的描述。我将头凑得更近一些，在两茎绿色的下边，竟然还有两星绿，顶多两粒芝麻大吧，是分开的两片小小的叶，就像并拢而张开的两只手掌。

这绿色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我已经很久没有留心过这棵橡皮树了，妻倒是经常要浇浇水、擦擦盆，或给其挪挪位置，她似乎也没发现。也许，就是我们回老家过年那几天长出来的吧。那种子是哪儿来的呢？28楼啊，又是室内，风吹、鸟带似乎都不可能。那应该是藏在土里的，在那黑色或黄色的泥土里，静静地，仿佛沉睡，时间一到，就恍如梦醒，悠然地欠伸，施施然地起来了。

哦，我的窗内不但有树，还有草呢。窗外呢？说不定也有草，即使很近很近的窗外。我就看到过几回，有两只鸟儿在外墙腰线上窃窃私语，耳鬓厮磨，难道它们不会带来草儿的种子？还有风，四季的风，难道它不会带来草儿的种子？这些种子可能就藏在那些小小的墙砖缝里，静静地睡觉，等待着合适的时机。

我的书房挂有一副贺子文老师书写的小对联：过如秋草芟难尽；学似春冰积不高。偶翻闲书，看到清末状元刘春霖撰写的这副对联，很是喜欢，就请贺老师写了。学问啊，就像春天的冰，积不高；过失呢，就像秋天的草，割不尽！割不尽，不就是“无穷生意”吗？

1000多年以前，年轻的白乐天写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近100年以前，鲁迅先生写道：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草啊，不管是窗外还是窗内，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都要展示它无穷的生意。

无穷啊，你的生意呢？无穷吗？我抬起头来，看着那满满当当的书柜，看着那些我喜滋滋抱回来，却束之高阁的书，问自己。